



白华校的楹联匾额

◎羌松延

作为通境最早的新式小学,白华校是南通教育史绕不过去的一所学校。该校不仅办学历史悠久,更有着相当深厚的人文底蕴,而当年祠校中的匾额、楹联也为其增色不少。



“通之有小学,始于白华书塾”。作为通境最早的新式小学(《南通教育志》将最初的白华书塾列为改良私塾——笔者注),白华校是南通教育史绕不过去的一所学校。该校不仅办学历史悠久,更有着相当深厚的人文底蕴,如与张謇、范当世并称“通州三生”的朱铭盘曾为之亲撰《白华书塾记》,学校主要创办者、与张謇等同列“江苏五才子”的周家禄作有《白华中西书塾条规》。除此之外,当年祠校中的匾额、楹联也为其增色不少。

白华书塾创设于费孝子祠中,祠中二联,均为周家禄所撰。其一云:“疾痛苛痒抑搔,事母能竭其力;登降拜跪献荐,览者有感于斯。”描述并赞颂了费孝子的德行。该联由刘桂馨手书,悬挂于门楼两侧。另一联为:“天语发幽光,秩祀礼兼向饮酒;村居添韵事,野花香绕读书堂。”展示了祠校一体却以不同方式施行乡村教化的场景。刘桂馨的嫡孙刘渭平(刘光谦之子)曾与其兄彦仪同在白华求学,时隔六十多年后撰文忆旧时,他仍能熟记这两副对联,并谓“抠衣揖让之容,持书朗诵之音,犹时萦于梦寐间”。

除费孝子祠高悬一方官府颁赠的“锡类垂型”(意为流传千古的孝子榜样)白底黑字横匾外,白华校内至少还有两处匾额。一是为人熟知、现仍完整保存于川港小学的校训匾。由上款“民国十一年九月”可见,该匾似为建校二十周年所制,匾额除最为醒目的校训“诚劳”两字外,另有跋文“真实曰诚,耐苦曰劳。真实则人亲,耐苦则事举,人亲事举矣。犹奚求诸生勤哉”等,寄托了对白华学子的深切冀望。

白华校的另一匾额“养志植材”则几乎不为今人知晓。1925年8月29日《通海新报》对此曾有报道:

川港镇白华校,系邑绅周彦升、刘一山二老创设,迄今二十余载,素著成绩。校长刘伯襄(按:名光谦,创校人之一刘桂馨的长子)现任厦门交涉使,与本省教育厅厅长沈彭年交谊颇笃,日前函请沈厅长题颁校匾,闻已复函照准,并云有便赴通时,当到校视察云云。缘沈厅长于前清光绪年间,曾在该校任国文教职云。

沈彭年(1877—1929),字商耆,江苏青浦(今属上海)人。通晓文、史、礼、乐、诗、书,是一位博学多

才的学者,是民国第一首国歌拟稿的曲作者。1912年5月,张謇等发起成立共和党,沈为干事。民初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、社会教育司司长。1925年2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。

1925年10月,步入新学年的白华小学呈现出“日新月异之气象”,如发行校刊《晨曦月刊》、创办童子军、开办平民夜校等,而沈彭年新题匾额也已到校。经议定,决于次年元旦日将该匾“悬于礼堂内”。后因校长刘伯襄当年腊月才得以回通,悬匾仪式由此延至年后举行。观沈氏所题“养志植材”四字,可谓言简意赅:一要让学生树立不慕荣利的远大志向,二要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。——这不仅是对白华校师生的期许,也是对该校办学目标的高度概括。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部分,楹联、匾额将丰厚的意蕴包孕于短小的篇幅,通过简练的话语给人以启悟,促使人们对人生做出积极的思索和实践。这也正是当年白华校实现道德教化与人文育成的一条重要途径,即使对现今的校园文化建设而言,仍不失借镜作用。



如皋在民国是一等县

◎程太和

1995年6月第一版《如皋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:如皋于东晋义熙置县,宋时为中下县,元至元年间升为上等县。民国时为一等县,与湖南邵阳同列全国最大的县。如皋“民国时为一等县”有依据吗?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佐证。

一、如皋县滨江临海地域广阔

文人雅士常以“南滨江,东临海,河港交叉,鱼米丰盈……”形容美丽的如皋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20世纪30年代初,如皋县有18个区,包括现在如东县的大部分及海安市的一部分。18个区是:第一区城区,第二区东陈,第三区丁堰,第四区白蒲,第五区双甸,第六区岔河,第七区马塘,第八区丰利,第九区掘港,第十区苴镇,第十一区磨头,第十二区车马湖,第十三区石庄,第十四区镇涛,第十五区江安,第十六区卢港,第十七区立发,第十八区李堡。1934年,国民政府颁布《县组织法》,规定县以下设区,一县最多设15个区,最少设5个区。根据《县组织法》之规定,如皋县将18个区合并为15个区,原有的二、三两个区合并为一个区,八、十两个区合并为一个区,十二、十四两个区合并为一个区。合并后,十五个区为:第一区城区,第二区丁堰,第三区白蒲,第四区双甸,第五区岔河,第六区马塘,第七区丰利,第八区掘港,第九区磨头,第十区车马湖,第十一区石庄,第十二区江安,第十三区卢港,第十四区立发,第十五区李堡。全县计41个镇、241个乡。

二、如皋县人口全省排名第四

根据“一九三五年统计季报五号”“江苏土地局统计资料”“江苏图志统计资料”,时江苏省人口在十万以上的都市分别为:苏州389790人,无锡272209人,镇江206723人,如皋183268人,徐州160013人,扬州137735人,南通133306人,常熟102734人,盐城102036人,海门100572人。时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,人口为1013320人。

三、如皋县田赋收入超过绥远省

1928年,绥远特别区改称绥远省时,该省田赋收入只有42万元。而该年度如皋县田赋收入45万元。一县田赋收入超过了一省的田赋收入。1934年,如皋县财政预算收入1410727元,项目有田赋县税、契税县税、屠宰税、杂税、地方财政收入、地方事业收入、补助款收入、其他收入、地方行政收入、捐款收入等。其中田赋县税收入1206454元,占全年财政收入的85.52%;其次是契税县税收入56288元,占全年财政收入的3.99%。当年,如皋县田赋收入列苏中、苏北各县之首。



《康熙通州志》的纠纷

◎管劲丞

康熙十一年(1672),清廷谕各省修通志,通州知州王宜亨因聘范国禄、王兆升等修州志。第二年修成付印,宜亨自为序冠卷首。但志一出版又收回,改延王效通重修,于十四年秋再成书。所以《康熙志》有二,前者称范志,后者称王志;前者既成而又改版,遂不认为正式志书。至于范志究因何事被摈废,范氏子孙都说得不实不尽。范铠所纂《南通县图志·附叙传》,是篇效颦史汉夸耀先德的文章,引长老言:“十山公尝修州志,构奇祸,破家逃亡于外,顾不知其祸所因。”范崇简为国禄玄孙,言其高祖应州守王宜亨修志之聘,语触当路,为破家之张俭。没有说清楚为何事语触何人。《淮海英灵集·小传》引韩菼为国禄志墓语,云:“王郡守延修志乘,直载陋习,不解文义者辄讼之,先生高蹈远引,十年于外,待其去而后归,破产

资弗惜也。”又国禄子范遇撰《拟园记》,自叙“家君有奈何斋、十山楼、小松广、高光阁,余有旷寄轩、片不可语室,皆以武人肆虐,家破远游,若室若轩,散入他人之手,此丙辰以前事也”。韩菼、范遇则讳言其事其人,不肯明说。按:当时通州修志,照例以知州王宜亨为主修,志既刊行,则所触怒者非王宜亨,而为势力凌驾于知州之上的一人。据韩菼说,其人非通州土著,而曾经在通很久;据范遇说,其人为武人,国禄实被迫出走。另据国禄《十山楼诗钞》,于“渡江阴”题下注云:“过江每从京口,此处较京口为险。”《酬纪映钟》等律诗腹联谓“谁信文章能嫁祸,却将意气任吹毛”,诗编年在癸丑下,癸丑为康熙十二年,正是那年因修志遭祸,被迫出走时所作。以后他一直旅外,最早寓居南京,到辛酉(康熙二十年)冬日他才归里,作

诗有“我已辞家近十年”之句。

综上事实,我们可以推断,国禄所避之人,乃总兵诺迈。《通州志·秩官志·武职表》,诺迈康熙八年来,十九年去,与韩菼、范遇所说都合。至于何事竟这样逞威肆虐,在志的本身上似乎没有多大问题,有人吹毛求疵地举发,不是逢迎他的意旨,即系诺迈授意。知州王宜亨是主修官,有大不了,不会仍由他主修改编了事。我估计范修志大概少恭维了诺迈一些,也许又有记载被他看来不顺眼,因而“却将意气任吹毛”起来。我们只要看看王志有许多恭维诺迈的记载,便不难推想到范志得罪它的所在。照例修志者对现任官吏都是避免有所美刺的。范谨守成规,诺迈不能谅解,所以有这一场无谓纠纷,事后追叙其事,反而弄得不好下笔,只举范被迫出走,连何事任何人都不谈了。